

醉醒石

〔清〕东鲁古狂生 编辑

内容提要

本书是明末清初两部短篇小说集《醉醒石》、《石点头》的合集。

《醉醒石》是明末清初拟话本中较著名的一种。作品借用唐代宰相李德裕花园有石能使醉人清醒的典故为书名，以所编故事劝世醒人。全书共十五回，每回一篇。除第六回取材唐传奇外，其余均为明代民间白话小说。小说以城市细民为主要角色，以家庭、爱情、商营、公案、报应等为主要题材，讲述了里巷百姓间色彩斑斓的轶事趣闻，动人心魄的各色案件。

《石点头》取“生公说法，顽石点头”的传说为书名。全书共十四卷。作者借摭拾口闻，展现了一幅幅逼真生动的明代现实生活画面。作品有意汲取话本小说的特长，故事性强，慢慢叙来，娓娓动听，波澜起伏，扣人心弦。细节描写，也十分生动细腻。在晚明短篇小说中，不愧为上乘之作。

冯梦龙叙

石点头者，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。小说家推因及果，劝人作善，开清净方便法门，能使顽夫伧子，积迷顿悟，此与高僧悟石何异。而或谓石者无知之物，言于晋，立于汉，移于宋，是皆有物焉凭之。生公游戏神通，特假此一段灵异，以耸动世人信法之心，岂石真能点头哉？噫！是不然。人有知，则用其知，故闻法而疑。石无知，因生公而有知，故闻法而悟。头不点于人，而点于石，固其宜矣。且夫天生万物，赋质虽判，受气无别，凝则为石，融则为泉，清则为人，浊则为物。人与石兄弟耳！盲人不知视，聋人不知听，粗人不知文，是人亦无知也。月林有光明石，能照人疾，则石而知医；阳州北峡中有文石，人物、溪桥、山林、楼阁毕具，则石而知画；晋平海边有越王石，郡守清廉则见，否则隐，则石而知吏事；是石亦有知也。望夫江郎，登山而化，人未始不为石。金陵三古石，为三举子，向吴太守仲度乞免爆烬，石亦未始不为人。丈人丈人之云，安在石之不如人乎？浪仙氏撰小说十四种，以此名编。若曰生公不可作，吾代为说法，所不点头会意，翻然皈依清净方便法门者，是石之不如者也。

古吴龙子犹撰

篇目目录

醉醒石 (1)

石点头 (155)

目 录

第 一 回	救穷途名显当官	申冤狱庆流奕世	(1)
第 二 回	恃孤忠乘危血战	仗侠孝结友除凶	(9)
第 三 回	假淑女忆夫失节	兽同袍冒姓诓妻	(19)
第 四 回	秉松筠烈女流芳	图丽质痴儿受祸	(29)
第 五 回	矢热血世勋报国	全孤祀烈妇捐躯	(37)
第 六 回	高才生傲世失原形	义气友念孤分半俸	(48)
第 七 回	失燕翼作法于贪	堕箕裘不肖惟后	(57)
第 八 回	假虎威古玩流殃	奋鹰击书生仗义	(66)
第 九 回	逞小忿毒谋双命	思淫占祸起一时	(79)
第 十 回	济穷途侠士捐金	重报施贤绅取义	(87)
第 十 一 回	惟内惟货两存私	削禄削年双结证	(99)
第 十 二 回	狂和尚妄思大宝	愚术士空设逆谋	(107)
第 十 三 回	穆琼姐错认有情郎	董文甫枉做负恩鬼	(117)
第 十 四 回	等不得重新羞墓	穷不了连掇巍科	(128)
第 十 五 回	王锦衣衅起园亭	谢夫人智屈权贵	(138)

目 录

第 一 回	郭挺之榜前认子·····	(155)
第 二 回	卢梦仙江上寻妻·····	(171)
第 三 回	王本立天涯求父·····	(189)
第 四 回	瞿凤奴情愿死盖·····	(209)
第 五 回	莽书生强图鸳侣·····	(225)
第 六 回	乞丐妇重配鸾俦·····	(240)
第 七 回	感恩鬼三占传题旨·····	(253)
第 八 回	贫婆汉六院卖风流·····	(263)
第 九 回	玉箫女再世玉环缘·····	(281)
第 十 回	王孺人离合团鱼梦·····	(301)
第 十 一 回	江都市孝妇屠身·····	(319)
第 十 二 回	侯官县烈女歼仇·····	(334)
第 十 三 回	唐玄宗恩赐缙衣缘·····	(355)
第 十 四 回	潘文子契合鸳鸯冢·····	(365)

目 录

第 一 回	救穷途名显当官	申冤狱庆流奕世	(1)
第 二 回	恃孤忠乘危血战	仗侠孝结友除凶	(9)
第 三 回	假淑女忆夫失节	兽同袍冒姓诬妻	(19)
第 四 回	秉松筠烈女流芳	图丽质痴儿受祸	(29)
第 五 回	矢热血世勋报国	全孤祀烈妇捐躯	(37)
第 六 回	高才生傲世失原形	义气友念孤分半俸	(48)
第 七 回	失燕翼作法于贪	堕箕裘不肖惟后	(57)
第 八 回	假虎威古玩流殃	奋鹰击书生仗义	(66)
第 九 回	逞小忿毒谋双命	思淫占祸起一时	(79)
第 十 回	济穷途侠士捐金	重报施贤绅取义	(87)
第 十 一 回	惟内惟货两存私	削禄削年双结证	(99)
第 十 二 回	狂和尚妄思大宝	愚术士空设逆谋	(107)
第 十 三 回	穆琼姐错认有情郎	董文甫枉做负恩鬼	(117)
第 十 四 回	等不得重新羞墓	穷不了连掇巍科	(128)
第 十 五 回	王锦衣衅起园亭	谢夫人智屈权贵	(138)

石点头

〔明〕天然痴叟 著

目 录

第 一 回	郭挺之榜前认子·····	(155)
第 二 回	卢梦仙江上寻妻·····	(171)
第 三 回	王本立天涯求父·····	(189)
第 四 回	瞿凤奴情愿死盖·····	(209)
第 五 回	莽书生强图鸳侣·····	(225)
第 六 回	乞丐妇重配鸾俦·····	(240)
第 七 回	感恩鬼三占传题旨·····	(253)
第 八 回	贫婆汉六院卖风流·····	(263)
第 九 回	玉箫女再世玉环缘·····	(281)
第 十 回	王孺人离合团鱼梦·····	(301)
第 十 一 回	江都市孝妇屠身·····	(319)
第 十 二 回	侯官县烈女歼仇·····	(334)
第 十 三 回	唐玄宗恩赐绡衣缘·····	(355)
第 十 四 回	潘文子契合鸳鸯冢·····	(365)

冯梦龙叙

石点头者，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。小说家推因及果，劝人作善，开清净方便法门，能使顽夫伧子，积迷顿悟，此与高僧悟石何异。而或谓石者无知之物，言于晋，立于汉，移于宋，是皆有物焉凭之。生公游戏神通，特假此一段灵异，以耸动世人信法之心，岂石真能点头哉？噫！是不然。人有知，则用其知，故闻法而疑。石无知，因生公而有知，故闻法而悟。头不点于人，而点于石，固其宜矣。且夫天生万物，赋质虽判，受气无别，凝则为石，融则为泉，清则为人，浊则为物。人与石兄弟耳！盲人不知视，聋人不知听，粗人不知文，是人亦无知也。月林有光明石，能照人疾，则石而知医；阳州北峡中有文石，人物、溪桥、山林、楼阁毕具，则石而知画；晋平海边有越王石，郡守清廉则见，否则隐，则石而知吏事；是石亦有知也。望夫江郎，登山而化，人未始不为石。金陵三古石，为三举子，向吴太守仲度乞免爆烬，石亦未始不为人。丈人丈人之云，安在石之不如人乎？浪仙氏撰小说十四种，以此名编。若曰生公不可作，吾代为说法，所不点头会意，翻然皈依清净方便法门者，是石之不如者也。

古吴龙子犹撰

第一回

救穷途名显当官 申冤狱庆流奕世

《画堂春》^①：

从来惟善感天知，况是理枉扶危。人神相敬依，逸豫无期。

积书未必能读，积金未必能肥；不如积德与孙枝，富贵何疑。

《易传》曰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此言祸福惟人自召，非天之有私厚薄也。然积善莫大于阴，积不善亦莫大于阴。故阴鹭^②之庆最长，阴毒之报最酷。至于刑狱一事，关系尤重。存心平恕，则死者可生；用意刻深，则生者立死。况受赇欺法^③，故意陷人；人命至重，何可以供我喜怒，恣我鱼肉也！古语有云：当权若不行方便，如入宝山空手回。士大夫事权在握，而不辨雪冤狱，矜恤无辜，不深负上天好生之心乎？

汉之时，有于公者，为狱吏，持法公平，能明孝妇之冤。尝自高大其门道：“吾子孙必有显者。”后子定国，果为廷尉，如其言。唐之时，有何比干者，与徐有功、来俊臣、侯思止同为刑官。比干宽恕，多所平反。时人为之语道：“遇来、侯必死，过徐、何必生。”一日，有老嫗过其门，持筹九十余枚，与比干道：“君有阴德，子孙为公卿郡守，佩印绶者，当如此筹。”后果累世通显。宋之时，有张庆者，为狱官，扫除狱舍，必使洁净；饮食狱囚，不至饥寒；有病者，医药之无少缺。虽未能申冤理枉，而子孙亦登科第之报。至若周兴、吉项之徒，钳网为号，罗织成经，倾陷平民，流毒缙绅^④，终至身首异处，妻子宗族并受斩戮，其视善人之报为何如哉！因缀俚言，聊以志感：

丹笔无轻重，苍黔^⑤系死生。

① 《画堂春》——曲牌名。

② 阴鹭(zhì, 音治)——阴德。

③ 受赇(qiú, 音求)欺法(wēi, 音伟)法——受贿枉法。

④ 缙绅(jìn shēn, 音进身)——即“搢绅”。旧时官宦的装束。此处代称官宦。

⑤ 苍黔——百姓。

稍忘矜恤意，便就鼎铛①烹。

所贵宽仁吏，奉法持公平。

不望桃生糴②，莫堪鬼泣庭。

皇帝犹清问，廷评可恣情？

扫墓近屠伯③，索食请周兴④。

何如于定国，高门世所荣。

报施应不爽，教用告司刑。

已前所说，还是事权在己，出入由心，即能雪冤申枉，犹非难事。今且说一个官卑职小，既无事权，又不爱钱沽誉，乃能明冤枉，出系囚，岂不是个极难的事么？

嘉靖年间，有一人姓姚名一祥，乃松江上海县人。少而无父，家事亦饶裕，为人恻隐不羁，轻财尚义。曾习举子业，能诗文，考几次童生⑤，时数不遇，不得入学，乡里之间，未免有消笑他的光景，他亦怡然受之，不在心上。但其母守寡育孤，一心指望他以功名显。乃收拾家中积蓄的东西，约有四五百金，教他往南京纳监⑥。

一祥奉母之命，别了妻子，带了两个仆入，即便起程。南京古称金陵，又号秣陵，龙蟠虎踞，帝王一大都会。自东晋渡江以来，宋、齐、梁、陈，皆建都于此。其后又有南唐李璟、李煜建都，故其壮丽繁华，为东南之冠。王介甫⑦《金陵怀古》词可证：

《桂枝香》：

登临送目，正故国晚秋，天气初肃。萧洒澄江如练，翠峰如簇。征帆去棹残阳里，背西风酒旗斜矗。彩舟云淡，星河露起，画图难足。

念自昔豪华竞逐，恨门外楼头，悲恨相续。千古凭高，对此，慙嗟荣

① 鼎铛——古代烹饪器。

② 糴(lù, 音吕)——谷物不待种而生。亦作“稻”、“旅”。

③ 扫墓近屠伯——屠伯，屠夫。喻酷吏。扫墓，扫劫坟墓，挖坟。

④ 索食请周兴——周兴，唐武则天时刑律官，陷害数千人。后被告谋反，放逐岭南，死于途中。索食，佞臣来俊臣曾以周兴本人提倡竟贍犯人蒸烤的酷刑晓其认罪。

⑤ 童生——秀才。

⑥ 纳监——买官。

⑦ 王介甫——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王安石，字介甫。

辱。六朝旧事随流水，但寒烟衰草凝绿。至今商女，时时尚唱，《后庭》^①遗曲。

及至明朝太祖皇帝，更恢拓区宇，建立宫殿，百府千衙，三衢九陌。奇技淫巧之物，衣冠礼乐之流，艳妓婬童^②，九流术士，无不云屯鳞集。真是说不尽的繁华，享不穷的快乐。虽迁都北京，未免官殿倾颓，然而山川如故，景物犹昨，自与别省郡邑不同。

一样行至城中，悦目赏心。心下自忖道：“起文纳监，便要坐监，不得快意游玩，不如寻个下处游玩几日，再作区处。”遂同二仆到秦淮河桃叶渡口，寻了一所河房住下。南京下处，河房最贵，亦最精。西首便是贡院^③，对河便是衙子^④。故此风流恍爽之上，情愿多出银子租他。

一样歇息了一日，次日便出游玩，一连耍子了两三日，忽然过了武功坊，渡过了桥，步到衙子里去，但见：

红楼疑岫，翠馆凌云。曲槛雕栏，植无数奇花异卉；幽房邃室，列几般宝瑟瑶笙。啁啾之声绕梁，氤氲之气扑鼻。玉堂花貌，人人是洞府仙姝；书案诗篇，个个像文林学士。不愁明月尽，原名不夜之天；剩有粉香来，风号迷魂之地。做不尽风流榜样，赚多少年少英才。

一样向来无有宿娼之意，但一入其门，见此光景，也觉有些心动。况衙子里的旧话道：只怕你乖而不来，不怕你来而使乖。故此再没有闷寡门的。便极吝啬，也须歇几夜，破费数十金，方得出门。又且有一班帮闲子弟撺掇起来，冷凑趣，热奉承，纵有老成识见，一时也难白走出来。一样又是风流洒落，不惜钱财的，一时间便看上了两个妮子，大扯手作用将起来。那有一个不奉承他？过了几日，竟叫仆人行行李都搬到衙中住了。衙中，凡嫖客的管家，却有粗使的梅香来陪睡的。故此两仆人，也落得快活，把正经事不提起了。

姚君把争名夺利之心，变作惜玉怜香之意。这些纳监肥资，都做缠头花费。不多时，也自消耗了一半。算来纳监不成，不如纵心行乐。况有帮闲之人，日夜

① 《后庭》——《后庭花》，唐教坊曲名。本名《玉树后庭花》，南朝陈后主制曲。

② 婬(luán, 音滦)童——美少年。

③ 贡院——科举考试乡试、会试的场所。

④ 衙(yuán, 音院)子——衙，行院。此指妓院。

和哄，吹弹歌舞，六博^①投壶^②，不由不醉卧其中，撒漫使用。囊中之物，看看消索了。

一日，帮闲辈请他到雨花台游赏。左娇右艳，丝竹满前，假意儿趋承熟络，实俗罄竭资粮，打发蜜子上路也。看官，你道这个所在，可是轻易去得的？这伙人可是相与得的？姚君不察，尚然痛饮高歌，又复援笔题诗，以志其乐。诗曰：

昔日谈经处，今为游冶^③原。

莫愁^④曾系艇，灵运^⑤亦停轺。

分练澄江色，飞青木末^⑥轩。

从来佳丽地，得意肯忘言？

题毕，众人齐声称赞道：“如此高才，那怕龙门万丈！”个个把酒预祝。

大家正吃得热闹，忽然一人，敝巾破衣，形容憔悴，殆无人色，贸贸然来，望姚君施礼求乞。姚意是个丐者，亦不在意，叫仆从以酒食与之。其人酒亦不饮，食亦不吃，对姚君道：“某乃河南秀才，途中被劫，资尽身伤，不能返乡，故求济助资粮为行李费耳。岂为酒食小事！”两个帮闲的，便接口道：“姚相公，不要睬他。我们这里，这样人甚多，却都是假说被难，骗人财物。那里去辨他是真是假，那里去查他是秀才不是秀才！”那人便老大不快活起来，道：“我因被劫濒死，窃恐流落异乡，故不得已而求济。今既为俗人所疑，何可复在此间求济。但我非脱空脱骗之流，没得济助罢了，何可当此不肖之名，亦须要一明其非伪。”遂脱衣示之，果然刀疮未平，血痕尚沾衣上。一样乃立起身，揖而谢之。就叫仆人拿行箱过来，筒看囊中，止有白银十两，并绫衣^⑦一领、绸袄一件。即尽与之，且酌之酒而送之。其人感泣拜谢，问姚之姓名而去。而姚君不问也。今人些小资助，便要夸恩居德，况涂遇之人，助之如许，不询姓名，盖真施恩不求报，故置之若忘如此。即此一端，已不可及，况尤有大于此者。

姚君此时，即转一个念头道：“资囊已罄，料无助我之人。倘我再在此，或被

① 六博——古代博戏。共十二棋，两人相搏，六黑六白，每人六棋，故名。

② 投壶——古代一种游戏。以酒壶口为目标，以矢投入，以多少决胜负，负者罚酒。

③ 游冶——即“冶游”。野游。春天或节日里男女出外游散。后专指狎妓。

④ 莫愁——《乐府》诗中所传女子。此指南南京金陵美女卢莫愁。

⑤ 灵运——南朝宋诗人谢灵运。开文学史山水诗一派。

⑥ 绫(zhù, 音住)衣——绫麻布所做的衣服。

老鸨^① 絮烦追逐，不成体面。不如别了回家，尚不露出马脚。于是酒也不吃，遂起身回到衙中，取了行李铺盖，即时作别。两个妓者苦苦留住，又宿了一夜。次早，教仆人叫了一只船，急急起身。两妓者虽然哭哭啼啼，说盟说誓，要都为银子面上。见他银子完了，便不免假手脱放出门了。姚君是个伉爽男子，绝不为他两个牵情，一竟下船。不数日，到了家中。其母闻得子回，不胜欢喜。问及纳监之事，一祥半晌不敢做声，没奈何只得以实告。其母勃然^② 大怒。

平日一祥最孝，奉母之命惟谨。一时高兴，费了四五百金，没了银子，殊不在他心上；只是有违了母命，宿娼费业，大不自在，追悔无及。从此以后，再不敢他出。过了一两年，思量不是个了局，因就近纳一县吏，图个小小前程。

看官，你道如此豪爽的人，可是看得衙门中这些龌龊银子在心的么？一味只是济难扶危，宽厚接物。衙门里也有赞他忠厚的，也有把他做阿呆看。他全不在心，任人说笑而已。

光阴荏苒，倏忽间过了六七年，看看的两考满了，例要入京效劳。那时遵依母命，在京三年，再不敢一些花费，选得个江西九江府知事。到任不多几时，本府司狱司缺官，上司就令他带管。他却悉心料理，周济诸囚，无论轻犯暂监者，不加苛虐。即重囚牢中，亦亲自往看，污秽者洁净之，病疾者医治之，饥寒者衣食之。人人戴德，各各感恩，至于诬陷扳害，及上台不公不明、屈打成招的，彼皆一一详察。若遇便可言，亦肯为之解释。自恨官卑职小，明知枉屈，不能申理，每每抱愧。是以衙斋中，一清如水，蔬食布衣，淡如也。尝题小诗一首于壁上，诗曰：

世道非淳古，人无画地^③ 风。

何时得刑措^④，令彼贯城空。

诗以言志。观他诗意，与邵尧夫愿天常生好人，愿人常行好事，大同小异，便可知他平日的存心了。

过了半年，有一新按台到任。大小官员，个个要去参见。他也不免随班逐

① 老鸨(bǎo, 音保)——旧时对老妓及妓女养母之称。

② 勃然(fú, 音浮)——恼怒貌。

③ 画地——画地为牢。传说上古时民情淳厚，刑律宽缓。民有犯罪的，官吏在地上画一圆圈，当作牢狱，令立其中，以示惩罚。后引申为只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活动。此指原意。

④ 刑措——措，搁置。谓没有人犯法，刑法搁置不用。

队，去走两遭。你道察院衙门，何等尊严，这些小官儿，那里有他的说话分。但是事体如此，不得不去。一连去了三日，参见已毕，众官俱出。一样却已转身走了，忽然里边传叫姚知事。

一样不知何故，未免吃了一吓，又自忖道：“我在此做官，并不曾做一些不公不法的事，不取一毫不公不法的钱，料来没甚干系，便进去何妨。”遂急急的跑将进去见。

察院问道：“你便是上海姚一样么？”对道：“小官正是。”又问道：“到任几时了？”对道：“到任十个月了。”又问带管司狱司事几时了。对道：“才得五个月日。”察院又道：“你是个风流旷浪的人，如何做得这样的小官？”一样听得此话，心中大是疑惑，只得勉强对道：“不敢。”察院又道：“某年月日，在南京雨花台上，挾妓饮酒的，便是你么？”

一样听了这两句话，不知是何缘故，心中突突的跳，慌做了一团。就如一盆冷水，从头上浇下，浑身颤抖个不了。即便除下纱帽，磕头如捣蒜，口里只是“死罪，死罪，求老爷饶恕”。察院笑道：“不要慌张。我且问你，你在雨花台时，有一秀才，被难落魄，求你周济，你与他衣服银子，是有的么？”一样到此，心中又觉得安稳了些，连忙应道：“是有的。”察院道：“你还认得那人么？”对道：“一时偶会，相别已久，却又认不起了。”察院又道：“你曾晓得他姓名么？”又对道：“小官偶然资助，不曾问他姓名。”察院道：“即本院便是。”便叫道：“可起来作揖。”一面叫皂隶掩门。一样方才放心，站了起来，作了揖，站在侧边。察院体统，一应小三可及府经历、县丞等官，并没留茶之理；或特典留茶，也只是立了吃的。故姚君虽然有旧恩于察院，也只是站著吃茶。

茶罢，察院道：“本院自得君周济还乡，幸叨科第，常思报恩，未得其便。今幸于此相遇，是天假之便也。只是尊卑隔绝，体统森严，不便往来酬报。君有济人利物之心，甚于狱中情由，必知其详。其间倘有真正冤枉，情可矜恤者，君可开几名来。人得千金，本院当为释放，以报君恩。”

一样领命，谢茶而出。只见衙门中人，伸头缩颈，在那里打听，是何缘故留茶。那些府县间抄日报的，即将此事报与两司各道府县各官去了。府县官也有送帖来的，也有送礼来的。你道是奉承这司狱司么？总是奉承察院的相知。

姚君一到衙门，快活不可胜言，即唤本衙门书吏，把察院的说话，一一对他说了。书吏皆贺道：“恭喜老爷，得此一桩大钱。”姚君笑道：“你们这些痴人！若是我这等要钱，何不日常里也索搜赚几文？我只因官卑职小，不能申雪冤枉，时

以为恨。今幸得上台老爷有此美意，我正好因风吹火，了我向来心愿，岂以得钱为喜！若是要钱，那没钱的冤枉，毕竟不能出了。”

书吏听这说话，口头虽称赞，心里都暗笑道：“那里有不要钱的人？这是人面前撇清的话儿。待他做出来，便见分晓。”遂说道：“老爷既不要钱，老爷知狱中有几个真冤枉？”姚君道：“我一来管事，就存此心，故此时常访问，牢中有七人真冤。”就把七人名字事迹，数将出来。又道：“你们可将前因后迹，备细开述，叠成文卷，去开释他，我自不要一文。其间有三四个富家，出得起的，你们可对他说，要他一二两一个，也不为过。”

狱吏登时到监中，与那七个人说了。七人感谢不尽，即时著人到家，通了消息，斗起银子，与了吏书。那班吏书又算计道：“本官虽说不要银子，那里便是真心？况且他既晓得三四个是富家，察院老爷又说一人要他千金，不如叫他几个斗二三千银子在此，待送文卷与他。他若真不要时，一定即刻把文卷送上去；若假不要，必定迟延两日，那时便可送进去与他。”大家商量已定，银子已斗端正。

过了数日，文案已成，吏书送与姚君看了。拿了文案，即忙去见察院。那时书吏方知其真不要钱，人人喝采不已。

及至察院前，等候开门，传将进去，这番却不是前边见的体统了。一样一边进去，察院便叫掩门。一样将文卷呈上，禀道：“知事平日体察狱情，其中重辟囚犯，有七人实系冤枉，蒙老爷钧谕，敢斗胆开呈，望老爷开天地之恩。”察院看了文卷道：“君曾有所得否？”答道：“已约定释放之日，共谢知事七千金矣。”察院道：“既如此，足以报君之德矣。君将此银归家怡老，逍遥林泉之间可也，何必为五斗粟折腰？”一样领命而出。

察院登时批准文书，七人登时出狱。七家家属，扶老携幼，焚香顶礼，涕泣膝行，到衙拜谢，不必说起。

但是姚君既对察院说已得七千，其实不曾得一文。若在他人得些银子，申他冤枉，也不为过。即不然富者得银，贫者白说，也便是贤人君子了。其最上者，不得银子，亦须与上台说明，以见我真实申雪之意，此更是不可及的。而今姚君不得银子，竟说得七千，谁肯如此冒空名失实利，既能雪人之冤，又不利人之财，又不邀己之誉，以讨上台的奖赏。岂不大圣人、大菩萨的心肠？只怕这样的人，古今来不多见的。